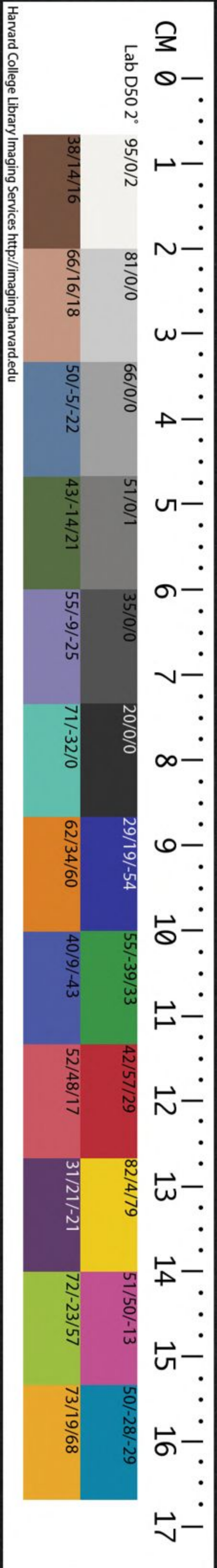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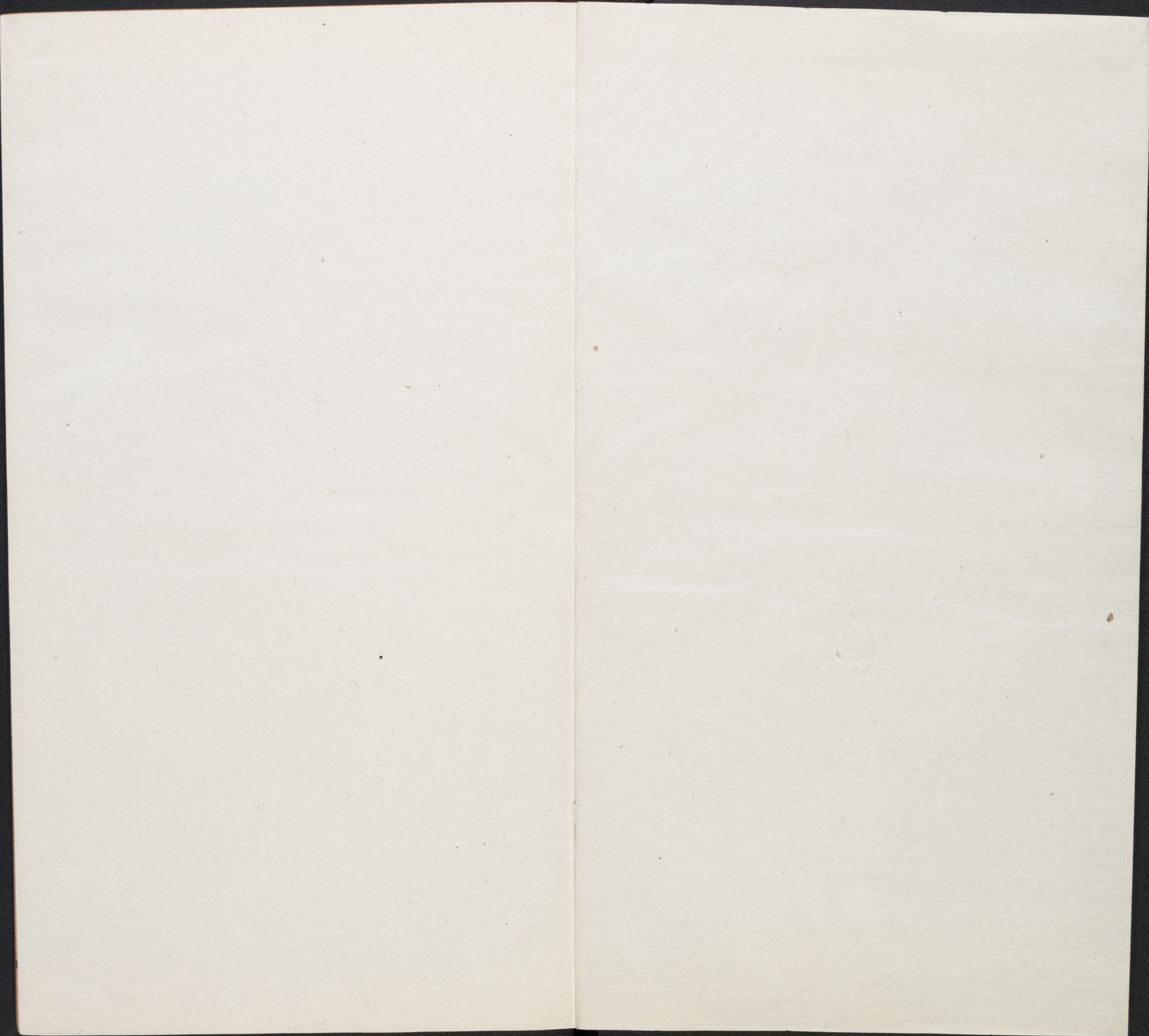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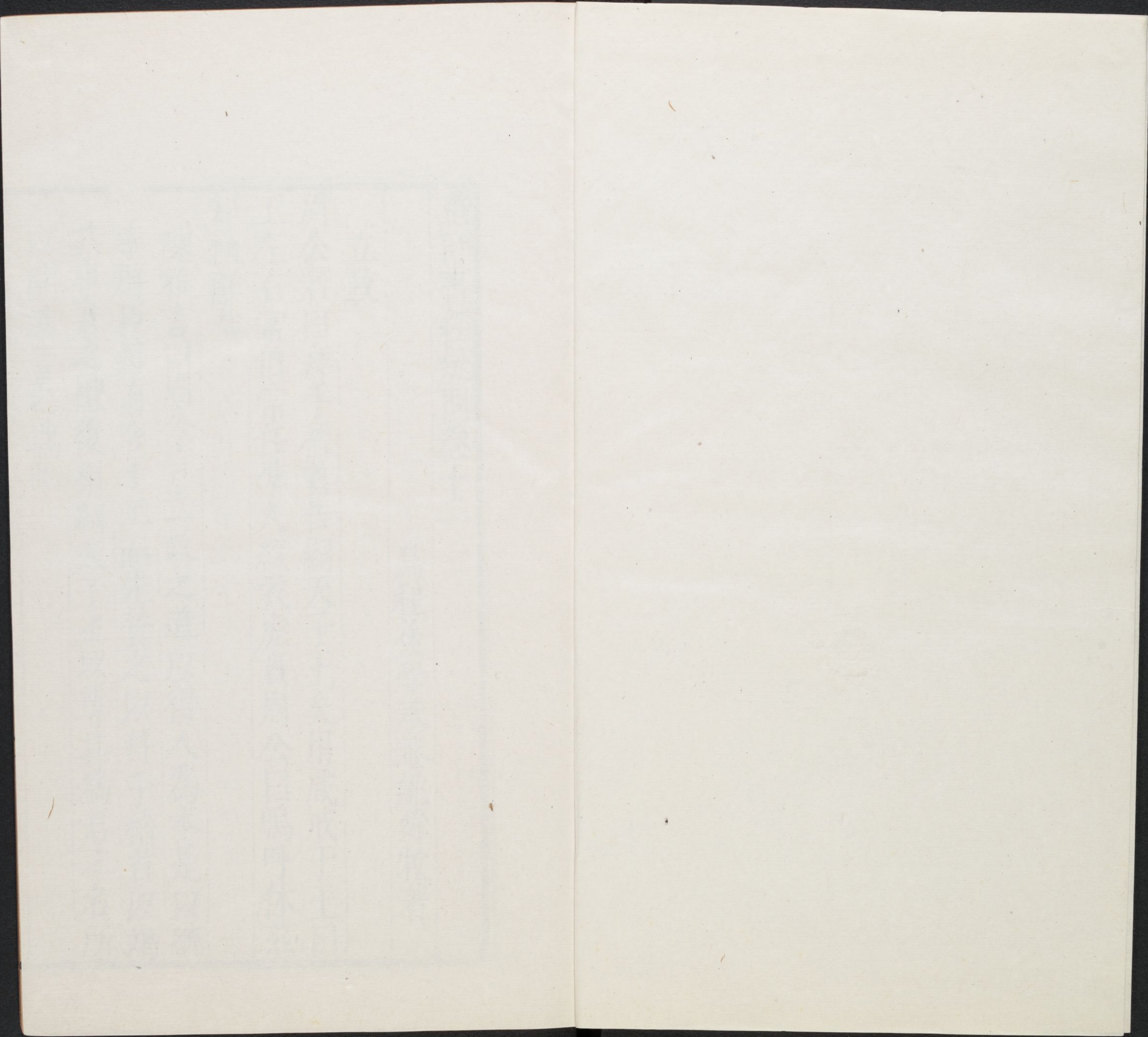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T 117/4122 (14)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
知恤鮮哉

陳雅言曰周公言立政之道以得人爲本是以統
率群臣將有言于王而先贊之以拜手稽首以竭
其事君之禮復稱嗣天子王以尊其爲君之名所
以開進言之端也

成王初政周公恐其不知任人爲要故率群臣進
戒于王惟時群臣稱說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
衣虎賁周公隨發嘆辭接說休茲知恤鮮哉休茲
非嘆此官之美嘆自古來制置此官之美意非人
之所知也如常伯常任準人是王左右之重臣也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如綴衣虎賁是王左右之親
臣也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知
其係天下之本必求得其人以充其官又委心誠
任使得以盡其官是爲知恤自古及今却未一二
見焉此周公深嘆息以啓王之聽信也重看知恤

二字此一篇之要領

告嗣天子王矣句不是稱君以啓臣之言乃是尊
稱以動其君之聽

左右二字宜玩常伯常任準人卽後三事之官伯
言其長任言其重常者其常也準言其平人者其
人也天下事全倚重此三等人故首舉言之侍御
之臣不一而足居設莫如綴衣護衛莫如虎賁此
內臣之長也故併舉及之

林氏曰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惟綴衣
居而張設虎賁行而護衛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

密苟非其人則上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

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制職之美意然後深以爲恤也

憂無以得其人又憂無以盡其人之用是爲知恤當時公欲陳言必先與群臣在下會議如何及進見時公啓口告嗣天子王方欲有所陳而群臣隨應聲接去公又不待其辭之畢而應聲嘆息以發其意爾我若出一口首尾初無間言所謂堪畫者也非史臣簪筆立書何以有此

古之人迺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徃任是惟暴德罔後

民天民也職天職也居天職治天民乃可上承天眷不得其人焉可乎夏后求賢以自輔若所謂知人安民天工人代云云蓋欽欽焉以敬恭天命爲心也故曰籲俊尊上帝

不獨曰九德曰九德之行者必實見諸行事乃可

見其德也。臯陶謨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正此意。迪知忱恂，雖二意一直下。蓋必真蹈其知而後可誠信其行也。

乃事應常任，乃牧應常伯，乃準應準人，重看三宅字，擇而居居而安曰宅，卽上文迪知忱恂是也。

訓德訓字照後不訓于德看，恐不宜作順字解。用不訓德，恐亦不就用人者說。蓋訓者法式之謂也。實實以德爲法式，是謂訓于德，其爲人也。外面似用不訓德一般，而心實不然。用人者謀其心，宅其人可也。乃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其可乎哉？宅

人人字正照用不訓德說，故着則乃宅三字註所云云。大欠分曉，敢妄訂以質高明。

夏臣告教厥后，從宅乃事，直說到三宅無義，民止蓋望其君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也。兩后矣相應，實照前王矣字。周公獨詳于夏臣之言，正明已今日所以告嗣天子王矣之意也。

用不訓德正與九德之行反，謀面而宅其人，正與迪知忱恂反。

弗作作字卽詩作求作宇往，惟九德之任，桀惟暴德之用，不尊上帝其能後乎。不獨曰桀曰桀德，蓋

推本而言之也紂德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
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
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
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

亦越云者夏德如斯而湯越然其興起者也此越
字卽超越越字

典禮命討皆天之耿命惇庸章用一一條理而不

紊則所謂丕釐也不釐全在任用之得人故承說
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然非曰徒
用而已者須一心致敬而嚴惟隨一心儀刑而丕
式是爲克用三宅三俊耳重看嚴惟丕式四字
夏止三宅而已湯三宅外又擬三俊以儲三宅之
用其爲天下長慮蓋如此

此心欽欽翼翼惟賢者之謀猷是思而奉以爲著
龜不敢毫髮之踰越是之謂嚴惟丕式嚴惟卽丕
式之注意處丕式卽嚴惟之實事也四字一串下
此云嚴惟下云率惟又云末惟統是此箇惟字

克卽宅克卽俊固矣然非嚴惟丕式不可語克用也三克字二用字正相照

用協于厥邑用丕式見德併宅俊之效言之然要是驗其克用耳

上丕式君式臣下丕式民式君此心此德同也

受德強啓故同于厥邦者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者惟庶習逸德之人回視克宅克俊者天壤矣故帝欽降其罰使我有諸夏式受商命而奄甸萬姓焉此段只說紂以不任人而墜厥命不重周之受命上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曰宅曰俊皆帝心簡在以康斯民者克知灼見宅俊之心則必能盡其經濟之用而所以敬事上帝者在是矣故又云立民長伯蓋長伯牧養斯民正敬事上帝之實也重看克知灼見四字與上廸知忱恂嚴惟丕式正相照

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以肝膽相照貌親口惠皆不足語奉天而子民也

三宅總內外之治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故稱長

伯夏后籲俊尊上帝成湯丕釐上帝之耿命文武敬事上帝蓋天心實在斯民簡大臣以臯成其民正大君以人事天之實事也觀茲惟后矣用協厥邑用丕式見德立民長伯語自見得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立政是提綱語任人準夫牧卽前三宅之官各職一事沿率內外之治者也故云作三事虎賁綴衣一條舉侍御之官所謂左右與王相親者也故緊

綴于三宅之下大都小伯一條舉都邑之官蓋自宮府而外則其職最親民故着庶常吉士一語此句雖蒙上下而于此條尤爲切也故卽及之司徒一條則舉諸侯之官見有承流宣化之責夷微一條舉王官之監見有安內攘外之責以上諸臣論體統則內外相維論職守則小大共事皆不可不得其人者唯文武克知灼見宅俊之心所任皆庶常吉士無不各稱其職此文武得人之盛與二代而比隆也重看庶常吉士句臯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藹藹王多吉

人維君子命蓋吉士則必有常德有常德乃稱吉人可稱天子之命使也

陳新安曰文武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克知灼見雖說以心契心其實是心其心故又申言之常事司牧人卽三宅之官能其心能使其官各效職故云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俊待三宅之

用非有德不可惟能三宅之心而能其官自能風起三俊使皆有德以待用故云以克俊有德玩惟乃以三字語如貫珠下

文王克宅心乃克立三事之臣以克俊有德則自此而下其無不克又可知矣人君未嘗不欲其官之克稱也惟已之擇任未當大臣不得展其才斯位置之間不覺人官之相左耳此提克厥宅心一語真萬世官人之要領也

曰克立則三宅克宅矣曰克俊則三俊克俊矣所謂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者所謂克用三宅三俊

者實本文王克厥宅心來三克字相承重看上一
克字

此下論三宅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總之則三
宅之意也要識得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用違

庶言庶獄庶慎各有司存而牧夫其長也此牧夫
卽上常事司牧人是訓用違謂牧夫自訓此有司
耳惟牧夫自訓其有司故文王罔攸兼之也觀一
惟字自見得蔡氏略有司之牧夫一之字却于有

司上加箇於字曰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
命者夫文王旣克厥宅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矣
復猶有違命者乎且下文云庶獄庶慎罔敢知于
茲則不知其何以爲訓乎照上下文自相矛盾蔡
氏亦未之思耶敢妄訂以質高明

曰庶言庶獄庶慎三宅通有之而皆各屬之有司
故各訓其用違而無不各得其理文王罔攸兼蓋
君職其要於理不宜兼且旣委心于三宅於任人
之體亦不必兼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言不專號令凡諸侯之復萬民之逆皆是也上
下之情通否皆係此言路未有不闕白於君者此
不可不知也但不必兼耳若庶獄庶慎非庶言之
比委任于三宅足矣故文王罔敢與知焉
庶獄庶慎事極瑣細大臣官盛任使是惟自責其
成耳君一與知小臣便生窺視中間牽制誤事處
不小文王罔敢知于茲蓋是此意

常人之任人或不以身與其事而不能不以心慮
其事文王不然所當知者不得不知則特不兼之
而已不當知者不惟不兼併罔敢與知焉此爲信

任大臣之專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以並受此丕丕基

義德容德不必是文王舊臣惟武王率惟救功以
拯天下之危急則必資剴決之臣率惟貽謀以保
萬世之安寧則必資寬大之臣曰不敢替曰從此
皆專心委任以享其成者故云並受此丕丕基
桀紂所任惟暴德逸德武王所任惟義德容德而
興亡判焉此可知立政之要矣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

繼自今我其立政緊承文武說凡任人必先知其
心之所安則可推心任之矣相我受民和我庶獄
庶慎正是推心委任處既加委任必不可參之匪
人故又重勿有間之之戒

克灼知厥若與前克知灼見克厥宅心只一層事
但指出厥若義較親耳

抑愚謂厥若二字卽俗語所謂這箇耳敢問高明
三宅皆又民而皆有獄慎之事相則盡其所爲左

右之術和則調燮均劑使各得其理耳重看勿有
間之句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此緊承勿間說人知間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間生
於我間生於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于賢者雖
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稍不合厭怠稍有萌皆間
之所由生也自一話一言之微盡惟成德之彥以
又我受民則此心誠一而不他人雖欲間之不可
得矣末盡也惟思也末惟照前嚴惟率惟看

話卽話民之弗率話字是一事言卽話之一句耳

然大意則謂一啟口間惟賢者之是思也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稱受人之微言見已言誠有可聽再三稱孺子王矣使成王知已身已是王者宜留心任人之要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言當法文武之罔攸兼罔敢知以專三宅之任勿可以已參焉以誤其事正指有司之牧夫不指有司又卽訓其用違耳觀下文茲乃俾又又字自見得宮正酒正之說似非經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前云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此云惟正是又之下云茲乃俾又二惟字二又字正相應

上云勿間之以人此云勿誤之以已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

此又一提掇見自古及今立政之要只在擇三事之臣度德以任之委心以聽之勿間以人勿誤以已使居其職者皆得自由以展其蘊茲乃謂之俾又若不克知灼見以畀其任彼居其職不安矣不可謂之克宅雖任之而聽信之不專彼亦安能展

舒自得以盡其才哉任賢勿貳全在則克一則字
上

繹訓紬繹得之矣由則自由之由也惟勿間勿誤
而自由乃得致其紬繹耳蔡註似爲未盡敢正高
明

前曰克卽宅克卽俊克用三宅三俊又曰克知三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又曰克厥宅心乃克立茲
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此曰我其克灼知厥若
又曰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蓋必至于則克宅克由
繹乃謂克用三宅三俊克立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此泛舉有國者立政勿用儉人必用吉士着緊欲
王之克宅也

立政勿用儉人者何儉人不程訓于德其所效者

暴德逸德耳暴德罔後逸德欽罰安克顯在厥世

故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

家曰勸相茲惟后矣用協于厥邑用丕式見德矣

受此丕丕基矣重看其惟吉士句吉士正照上庶

常吉士句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凡王者留心于治道必留心于治人故再三曰文子文孫孺子王矣使知已身已足是王者宜爲王者事也王者在任人以觀其成不可自用以誤其事故曰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以致其丁寧云

再三曰勿誤欲其必法前王之克宅由繹也

呂氏曰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

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挈其尤重獨舉之獄曷爲其獨重也民命所係亦國脉所係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

古者兵刑爲一因說庶獄就說到戎兵上蓋戎兵國家之神氣一日不詰便懈惰廢弛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除戎器練兵實是克詰事禹迹所及卽禹貢徧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聲教

訖于四海是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蓋亦若是耳覲光揚烈應前丕丕基者要知克詰亦卽付有司之牧夫耳此等極大事皆不可以問之以人誤之以已故上承勿誤說而下緊接云克用常人宜細加體玩以陟以覲以揚三以字莫輕放過蓋首言休茲知恤欲王法禹湯文武之所爲必陟必覲必揚而後可比隆禹湯文武之盛治也此有司之牧夫亦照前看蓋專任之牧夫而庶獄自可無誤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雖說後王其實自今日始前言已盡更無他說但曰其惟克用常人以結之耳此句最丁寧最緊切是一篇關鍵語

曰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曰惟正是又之曰其惟吉士又曰惟有司之牧夫此曰其惟克用常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爲知恤之要領

金氏曰凡快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儉人常以生事爲功常人常以生物爲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爲之者儉人如

盛夏驟涼隆冬乍燠一時若快人意而人民疾疫
生物夭札之患自此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以上論重三宅之任尤慎重司獄一事然恐未知
取人之準則也故周公命太史書蘇公之事于簡
立後世司獄牧夫之式焉

獄民命也一不敬而差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
其係于國脉何如惟蘇公式敬爾由獄長我國祚
其所條列可爲萬世用罰之準茲無他式惟式茲

而有慎焉以其所列用中罰于民耳蓋折獄如蘇
公乃爲司獄之牧夫後世宅俊以司獄必得蘇公
其人而後可也

由獄由字宜細體凡人致獄有由于怙終惟青者
有曰一非終惟災者有由于不知者有由于不得
已者此其情不可不察也不敬察而齊之法民命
謂何故必先主之一敬若記所謂原父子之親立
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
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
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如是乃可

無縱而無枉是爲中罰國有中罰而民無怨寃將
天和昇而國脉永矣所謂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
國者蓋如此

謹而用之曰式式有慎卽式敬之謂蘇公式敬爾
由獄當時隨小大之比以成之必有條列陳于冊
是中罰之準也用此則得罰之中矣故云以列用
中罰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
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篇詳建官之制訓官之法故稱周官首節歸重
董正治官句撫萬邦云云蓋其發端耳玩文氣巡
征而下一直說謂時巡方岳征討弗庭惟是綏厥
兆民故六服群辟罔不承其德意乃歸宗周董正
治官焉蓋巡征所及總是整理四方之大略耳若
圖久安長治須立朝廷之體統明庶官之職守使
各修職業事治民安可永享太平之盛治也故此
云董正治官下緊接制治于未亂云云
凡來享者皆至于庭故下庭字不宜作直字解
治官猶言治人董正治官督責戒勅令其官之皆

治也

按周官一篇通本立政來蓋周公之啟迪成王之領受兩見之矣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猷謂若昔帝王經理天下之大謀畫也故承說制治保邦訓大猷曰大道之世誤矣敢問高明

若何爲制乃可治而所制常在未亂之先若何爲保乃可安而所保常在未危之日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蓋盡其所爲制且保而使終不至于亂

危也讀此二句守成之戒炯如矣此可窺成王造詣之精深慮識之周到

治有失則亂邦不治則危制治正所以保邦也二語平而意實串然制治則在人而已是又二語之大旨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要制治保邦須從董正治官始故舉唐虞夏商之建官說到咸寧用又處此正若昔之大猷也

唐虞以前便有以鳥以雲紀官事故稱稽古百揆
四岳州牧侯伯統在建官惟百內蓋舉其總率者
言之耳惟時民淳事簡故止建此官政無不和萬
國咸寧夏商視唐虞漸異矣故官倍而克又可見
政必建官官在稱職惟其人稱職則事舉而民安
否則其官無益也然則欲制治保邦者可無勤于
訓迪哉故承說今予小子祇承于德云云
陳雅言曰唐虞夏商之建官惟百而治倍百而又
治是果何道哉明王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在
于得人而已此體得極好

非其人言有庸有邪也庸則廢事邪則亂政

此云不惟其官惟其人下云官不必備惟其人惟
其人三字是一篇之要領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
厥官

成王謂建官以得人為要然取人以身德其本也

其本不立何以為啟迪之地故說祇勤于德夙夜

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時若者若其所以

修身也若其所以取人也其德若古人則其建官

得人亦若古人矣此成王獨得之學制治保邦之

大本也

祇勤便夙夜不遑故又着不逮句勤德總思效法
古人耳故承說仰惟前代時若語意一串下

訓廸厥官雖兼體統職守說然惟其人之意爲重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
亮天地弼予一人

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皆所以輔
成君德者古未詳于政治而先詳于人身蓋
君身旣正政治可不勞而理也

按唐虞宅百揆商曰父師少師又曰旣往背師保
之訓則此官亦略有之但立爲定制則自成王始
耳

立者始建之辭茲惟者尊重之辭

所論何道陰陽而已矣蓋凡民物之生皆陰陽之
陶鑄也而統屬于君財成輔相許大經綸要是阜
成民物調和陰陽而已矣然此道至大至微惟三
公朝夕論說於其前王心庶日開悟知所爲參贊
左右之術耳不然其視天地民物若干已無與者
甚且恣睢淫虐上干天和民罹凶札君至滅亡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論道經邦之任自世視之若以爲迂遠于事情而不知其所關于君道治道者固甚切而至要也周家建官必先立三公爲意深遠哉

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成輔相便是左右之事論道便是經邦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更無二層

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于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何待于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啟沃而精

一之也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于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之要而公之職反不及焉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始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

燮理無他術惟區處人物各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燮理之實事也

不必備惟其人非不欲備也難其人則寧闕之耳此是慎重意

孤特也孤次于公其所任亦贊襄之事曰貳公弘
化卽三公之論道經邦也曰寅亮天地卽三公之
燮理陰陽也曰弼予一人卽三公之道之教訓傳
之德義保其身體也君身萬化之原論道燮理弘
化寅亮之所有事者莫先于茲故特指及焉上文
三公不言者以論道足以包之也

道化與陰陽天地各相對爲文而非有異義蓋道
卽化也陰陽之所以運行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
者也人君與天地參須明其道達其化順陰陽二
氣之和始可位天地育萬物故以此責成于公孤

若曰此坐而論道此承而弘化此燮理陰陽此寅
亮天地以弼予一人耳其實論道者非不弘化弘
化者非不論道而燮理寅亮統之則一事而已也
三公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孤可知三孤言弼
予一人則三公不必言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
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
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

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雖並舉而統歸于

邦治故稱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至居四民時地利
各二句爲文似並對其實一氣說下惟詰姦慝刑
暴亂是二事然詰必加刑刑必先詰實互舉之也
觀內而百揆四岳外而州牧侯伯語則百官兼內
外言蓋統攝乎百官正所以均平乎四海也註將
此二句分內外似未當其間高明

統有選擇責成意選擇而責其成無非欲其代天
工調劑四海之宜各歸于治耳是爲冢宰之職掌
故曰掌邦治

徒人衆也人衆則爭非教何以治之故司徒職掌

在邦教教莫大乎五典敷布五者之常典蓋所以
馴擾兆民之不順者使歸于大順也王介甫曰善
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
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
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
豈有制哉自然而然耳強之爲言猶囿毛羽沼鱗
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此論擾之一字極透
治神人和上下似分二事然禮莫大乎祀治天神
地祇人鬼中高卑以陳貴賤以列昭穆以分所以
使各安于分守卽在是矣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

以辨上下定民志蓋民志之定不出于上下之辨是則所謂和也

上下易辨而難于和至于和而後爲禮之至也非治神人使知尊卑昭穆之等序其曷以和之記稱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和兄弟而必于祭時言之得書之旨哉

天下之不平起于強衆之陵暴也統六師以威之而邦國平矣此爲司馬之職掌

莫非政也而獨歸之兵事者何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政之大者也

姦慝情詞隱匿故曰詰暴亂罪惡顯著故曰刑士受祿農受田商賈受廛受肆皆必分畫以居之而地利各有所宜全在上人之相視可無失其時耳記稱度地右民禹貢稱則壤成賦正居四民時地利事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公孤贊襄于密勿六卿分職于廟廊然卿各有屬各率以治其事便有倡導州牧之意蓋九州之牧亦各有其屬亦如六卿各率以治事用以阜成天下之民綱舉目隨體統正而朝廷尊事治民安職

守修而萬國理此成周之制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唐虞時已有倡率之意周官蓋法古以定其制耳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六卿倡九牧旣立爲治之綱矣然非朝覲以述職能無壅闕而不達者乎卽朝覲以述職而多歷年所能無廢壞而不修者乎故定之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又定之十二年王時巡以行其黜陟所

以修其廢也諸侯旣親承德意于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于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一見于虞書再見于周官其朝巡䟽數之節則存乎其時耳

考制度卽禮土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之謂制度其總名耳明黜陟卽王制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之謂此皆斟酌舜典行之者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言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欽乃攸司槩致責成之意慎出乃令則舉其最重且切者儆之也蓋凡有官者欲行其職必先之以命令惟令出而人皆奉行斯其職爲可舉耳反則格而不通矣故說令出惟行弗惟反然要令行而不反不在責諸人也惟反之于已純乎爲國爲民之公而非爲一身一家之私且非偏私于一人之黨與斯民其允懷令之無不行耳以公滅私本平日處心蒞事說不獨在出令之時易曰渙汗其大號汗出而不反故取爲大號之喻令出而反汗可

乎惟行弗惟反蓋示有官者之慎其令耳慎全在一箇公字上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欲令行職舉全在公私上討分曉然匪學弗能也故承說官以學爲重學古的入官一遇事到面前便將古義剖析之政乃不迷其所往然所謂古者何典常是也不惟典常惟利口是逞此徒亂厥官耳故直教其爾典常作之師戒其無以利口亂厥

官然不特此也遲回不決者徃徃蓄疑于胸中將謀從此敗也快心自用者徃徃怠荒以為事將政從此荒也此皆由不學之故不學則理不通曉事皆窒碍舉動惟見其煩擾矣學則議事以制政乃不迷不學則牆面而立蒞事惟煩學其可已乎哉愚謂此節宜如此看未知是否敢問高明

自古來只此典常耳學學甚麼學此而已矣師師甚麼師此而已矣師典常是謂學古議事以制安用利口政乃不迷寧亂厥官此正語相關照處法古準今之說愚所不敢從也然不學古的人徃徃

中無定見而蓄疑又或快心自用而怠忽敗謀荒政所關於政事者不小故又總束之曰不學牆面蒞事惟煩語語喫緊最宜咀嚼

入官亂厥官二官字總照有官君子說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功以已就言業自方為言論成功必以參兩天地為崇然要在立志未有無志而可以就功者論建業必以配合天地為廣然要在克勤未有不勤而可以立業者然有志知勤矣而或後艱不免者無他以不克果斷坐失事幾也幾者事之會果斷者

言書經疑問卷十一
幾之決當斷而不果如此志此勤何哉此三者不可闕一也重看三惟字後艱對事功看謂從前功業總歸于無成耳當幾貴斷惟果者能之曰果斷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驕侈與恭儉正相反祿位驕侈之根原蓋居養所移賢者或不免也細味二不期字知戒驕侈必爲恭儉然恭儉在實得于已實有欽抑之心乃爲恭而外示謙降僞恭也實有樽節之心乃爲儉而外示裁省僞儉也故重以載僞爲戒惟德是爲作德

篤以不拚心逸而日休休焉載僞是爲作僞常恐人知心勞而日著其拙矣卿士將效日休乎日拙乎則所爲恭儉必居其實不載其僞矣

無載載字卽詩載色載笑載字載者自外而包其內也

心逸日休心勞日拙細自驗之自得有志作德者宜三復斯言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寵者危之伏也危者寵之招也此處須加深思須加祗畏蓋思到危處祗畏自生可不至危一弗祗

畏卽蹈于危機矣伊訓曰無以寵利居成功正是此意

惟畏畏其危也弗畏弗畏其危也入畏入于危而畏無及也三畏字總一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厯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能天下公器推讓天下公心推者推之使進讓者讓之使先蓋惟恐賢能不見用于朝也卿士各如是立心師師濟濟庶官無不諧和矣如其不然各自爲心而不相和協政不幾于厯亂乎此以見

推讓不可已也而人或不爲者何哉蓋欲自見其能耳不知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能不必其身著也謂可漫稱以塞責耳不知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責不可以漫塞也此下四句正引勵其必爲推讓意細詳語意自見得

不和則人相厯矣政厯本人以爲言耳詩曰無使厯也吠

推讓本是美事人不肯爲專在忌能一節忌能則姑舉其人以應之故一則說舉能其官惟爾之能以歆之一則說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以儆之蓋總

國言書經疑問卷十一
教知賢能者不可不推讓欲推讓者不可不擇其賢能也

成王仰惟前代時若故效唐虞以建官又欲群工效其時之濟濟相讓也

卿士四節雖似各舉爲戒就中細詳之惟志惟勤惟克果斷戒其所爲建功立業者不可不自審也然功業旣建恐其或至驕侈故又以恭儉勗焉但戒其驕侈恐其未深思也故又以寵危惕焉然不以寵利居成功者要在以推讓爲先務故又以推賢讓能進焉行文之次第如此或恐當時立言者

卷阿之詩曰有孝有德有馮有翼孝是德之根本未有不孝而可稱今德者一部中庸論至德首稱大孝達孝統是此意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玩周公在洛復成王苾殷之命曰王伉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及所以訓誥多方多士者則其所爲教可知其所爲治可知真如師如保父兄之於子弟弟子之於嚴師也此其民肅將祇歡咸懷其德也承其後者不必復爲規條約束惟率

循其常懋昭周公之訓則惟民如復見周公無不聽順矣重看周公之訓句周公之訓原不立異一惟民德之常故先教率厥常以懋昭之蓋率常卽所爲懋昭非二事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以師保言何也父母之于子何所不教而何所不保哉殷民頑梗教訓尤爲緊要故以師保言耳論牧民者必曰師帥蓋本此

民懷其德德字卽下明德德字此先埋伏而下始究言之耳通篇綱領在德字上

之意亦如此敢問高明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稱有官君子稱卿士稱三事暨大夫無非耳提面命使必共其職也敬爾有官以下一氣說敬有官無怠忽慢易之失治有政無疎曠廢弛之憂要是輔君以康兆民使萬邦永永其無斁耳前云阜成此云永康蓋期之永久常享得人之盛治也望之益遠而戒飭之意益深矣

唐虞建官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家訓

迪厥官永康兆民是為仰惟前代時若結案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孝恭即德也以令冠之羨其孝恭之德之羨耳友
于兄弟緊承孝恭說居家理則治可移于官故命
尹茲東郊蓋殷民之頑梗非可刑驅而勢迫惟茲
孝友之人能施寬和之政可望潛消其悍習以歸
于大順耳故畢命曰惟君陳克和厥中
令德本無不敬曰敬哉者欲其益加敬耳

曷謂常民之秉彝萬世之常道也周公洛誥一則
曰厥若彝及撫事一則曰聽朕教汝于棊民彝其
所惓惓以語君者即其所孜孜以訓民者也
周公之訓不專教誨命令凡其所愆飭所約束規
條節目見之設施者皆訓之所在也總之則常道
而已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
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至治馨香四句蓋周公平日所常言成王所稔聞
者即斯語可想見周公治洛之猷為悉由明德中

流出矣故其訓曰猷訓耳註將精微二字解猷字愚不敢謂是也敢問高明

治到至極處無一民一物不在太和元氣中則協氣休聞之發越自有昭格于神明者故下馨香二字然于祭祀時尤可見得故承馨香二字說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謂感神以德不以物欲效至治者舍明德其無他尚也是為周公之猷訓耳訓馨香添出精華二字訓猷訓又添出精微二字皆不必

周公若彝撫事只知自明其德而至治之法程止

焉故稱猷訓為後人之法式非周公以此為猷訓也

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是為式時猷訓是為法明德以效至治一逸豫而明德墮矣烏乎治

上泛言周公之訓此言周公之猷訓蓋探治本以告之式時所以為懋昭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若不克見秉彝好德之良也及既見聖則弗克由何哉安於逸豫之故耳君陳親見周公行

事已既見聖矣王恐其安於逸豫而弗由故舉以爲戒且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謂其身係民之觀望猶周公之作則不可不由周公之所爲也然克由無他式時猷訓惟日孜孜而已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度言同則釋

式時由聖所以明己之德然出政臨民之際中間事有廢興動與民情君德有關卽與己德有關尤不可不祇敬焉者故戒圖厥政莫或不艱其有廢有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必庶言之僉同

則思釋而後行蓋不可獨任己見而不參之人又不可惟徇衆論而不加之思慮也重看出入師虞則釋字

既曰率厥常矣復何廢何興耶國家事體隨時變易其間自有必當廢者有必當興者卽周公在今日亦所不免也要在參之人已協于時宜是則所謂率其常而式其訓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人臣身雖在外乃心則常在王室如國家廢興事

君從與否而急爲宣揚哉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斷然是責君之必行無疑者
味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語氣蓋謂若是之臣爲
難得耳而已得于周公又深注望于君陳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
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周公之訓一也本明德以宣猷曰猷訓由是無不
丕冒焉曰丕訓弘非加于丕訓之外也就此丕訓
推廣而張大使共由之耳惟弘是爲式時是爲懋
昭重看一惟字

當時殷民頑梗一罔公多方詰毖之似皆嚮化然其
習心未除也一旦君陳爲代上下未相狎習或忿
疾而加之威削非和中之道也故成王惓惓于依
勢倚法之戒教寬制以和其中

勢我所有法我所執知有勢則將驅民以必從是
爲作威知有法則將繩民以不逮是爲以削斯非
和民之術也惟是臨之以寬而中有節制漸磨歲
月從容以導之而使之自和是爲得之耳此和字
是和厥中之和不與寬字對寬而有制而又加從
容工夫則和之之術也要認得明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此寬字卽敬敷五教在寬寬字寬中原自有制苟
無制是縱也非寬也

呂氏曰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
肆安能從容以和平馴擾調娛于品制之中游息
化養于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
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
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寬而有制則凡不率教者必明刑以弭之矣故承
說辟宥一節

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非終勿辟勿
宥也惟審其當否何如耳故曰惟厥中下一惟字
正應上二惟字
弗若汝政弗化汝訓是終不可化誨懷服者辟一
人可使千萬人懼乃辟之狃于姦宄敗滅典常壞
亂風俗是于人心世道有關者雖細不宥焉刑宥
惟厥中蓋如此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
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
不良

辟宥所以弼教然平時只以教為本儻于頑蒙遽生忿疾之心非教之道也或即求備于一夫而令人之難從亦非教之道也故兩致其戒

忿疾者必求備求備者必忿疾二者病常相因作威以削通根於此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忍也忍則弗若弗化者漸以陶鎔而成治故曰其乃有濟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是容也容則如天地之覆載品物生成于其中不可涯涘測矣故曰德乃大乃者難辭重看必有有字

忍與容有別然習忍者自可至容容則自無不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蓋以簡修為主其或不修者亦簡之則勤惰分明故人勸功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蓋以進良為主其或不良者觀之而知所耻故人勵行兩或字不可忽蓋言簡厥修進厥良則人宜自化而或不修者因簡修而亦簡之或不良者因進良而亦以董率之其抑揚進退之妙在乎此也

舊以必有忍節貼無忿疾一邊以簡厥修節貼無求備一邊自愚膚見有忍有容固無忿疾而無求

備卽在其中簡修進良固無求備而無忿疾卽寓其內且簡厥修以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非有忍有容者能之乎似當融看爲是敢問高明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此承上教化來化民之本在身故揭敬典在德一語以結篇首令德敬哉之意

惟民生厚二句言民之所由遷在上之轉移也然

違所命從厥好而可無身教乎敬典在德則典常之示皆實德之倡商俗雖漓而可變世道雖降而可升斯君之福也臣之休也終有辭于永世矣成王丁寧於篇末其所期君陳者遠矣

敬典所以率斯民者全在實得于心實得于心是爲明德是爲至治是爲式時周公之猷訓故曰允升于大猷

大君不言福然成王自謂膺受多福康王自謂求膺多福皆以殷民之化爲說然則民俗趨化真人君受福之實乎天保報上受福之詩曰群黎百姓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編爲爾德乃知詩書之善言福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
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
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此故正其終始特詳
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
始

王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惟盥洗以

致潔冕服以致嚴憑几之言琅然淵奧蓋平日得
于周公之輔導者茲可窺其實得矣呂氏曰善治
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生而不
昏非一朝一夕之積也

平日但召六卿其屬自從今以顧托大事同召大
小群工至而發命蓋示天下公器受命公事使人
人共見共聞莫得以行其私也後世夜半片紙無
足喙卽引親信入受遺詔亦不如此舉之爲正大
也萬世嗣續之際必當以顧命爲法

出一言而不易曰誓誓言嗣者誓言此嗣續之事

也審訓卽下文所云命汝者命太保諸臣使以此
訓訓之嗣君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
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
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
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後先相望曰重光宣字有力莫麗陳教一氣下惟
莫麗而陳教故民之從之也輕曰則肄耳肄不違
用克達殷集大命卽修和惟冒以及于殷邦集大
命于厥躬也此言文武得天下之故然曰莫麗陳

教則文武大訓亦略具矣

成王自稱後侗敬迓天威三句一氣下不曰天命
曰天威見威命靈爽無日不嚴敬以迎迓之也用
是嗣守文武大訓常若師保之臨無敢昏昧而逾
越焉蓋文武大訓統言祈天永命之事故敬迓嗣
守緊承以爲言耳卽此數語成王平日之兢惕所
以守成業而致盛治蓋可想見矣

創業難守成不易非大奮經濟不能扶持而永守
之也故着敬保二字此是責成太保等語明時朕
言卽明莫麗陳教敬迓嗣守數言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弘濟艱難要在乂安民庶耳故緊接柔遠能邇云云遠人在懷來故曰柔邇人在馴擾故曰能大小庶邦相維屏翰在和輯而懋勉無相尤以共藩王室故曰安勸總之則永康兆民罔不率俾此爲弘濟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弘濟雖在柔能安勸然身其本也思夫人所爲人在自治于威儀而威儀又主宰于一心使此心冒昧或進于非幾雖欲自治也得乎是輔翼匡救之

責全在保傳諸臣也故重以爾無以釗爲戒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未有不善者非幾卽是不善非有箇善幾又有箇非幾也宋儒皆不識幾字故曰善惡之幾耳愚嘗讀易矣易曰君子幾曰可與幾曰極深研幾皆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之幾按此書一日二日萬幾惟幾惟康統之先見之幾觀此非幾二字尤亦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之幾觀此非幾二字尤極明白訓幾爲善惡之所由分是宋儒幾善惡之幾非虞廷一日二日萬幾惟幾惟康之幾非周公孔子君子幾可與幾極深研幾之幾非成王冒貢

于非幾之幾也或曰子何所獨見而敢謂宋儒不識幾字曰愚何敢非先儒但信孔子而已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孔子之言也

凡進于非幾必由冒昧來而所由冒昧則平日無啟迪之功臨時無匡正之力耳是故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必謹其微此以君明貢于幾之善術也

呂氏曰斯言也蓋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群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威儀容色辭令之際然則周孔豈唯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

按發顧命之時康王必在其側但成王則專以此命其臣使晏駕後以禮迎入太子時傳示此命以正其統緒耳不然豈疾當大漸諸臣咸在而元子反居于外耶後世惟不體此書義却謂太子此時不宜在傍惟顧托大臣得入承命此嗣續之際所以多不明之禍耳或曰子何所見而謂太子必在其側曰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此其家法也成王曰嗣守文武大訓豈于此家法而反違之耶

茲惟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

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
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天子崩時太子必在于側繼而出待于門外將正
大統乃迎入于門以殊顯之且見其非急于爲君
也

呂伋時爲虎賁氏故就其所索虎士百人從二執
戈者逆元子南門之外以爲儀

延入翼室恤宅宗明此爲喪主國未嘗一日無君
也且令居此待受顧命焉

先時但口有遺命耳此作冊書爲傳命張本旣作
冊書凡傳命答命受同祭享具有法度不可草草
故併作法度焉卽今所謂儀注也
須材不專是材木凡喪事及傳命時所須百物皆
是也

狄設黼衰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
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
仍几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
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

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
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房
夾兩階祀一人冕執斂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
西堂一人冕執斂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設黼辰綴衣設四座乃陳寶玉輅車與執兵器之
人皆是伯相之命不言相命與所命之人從上命
字省文也

黼辰綴衣四座皆設故冠之于首凡坐先施屏風

于前又施帳幄于上

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四座是也平
居各因事而設今則並設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
顧命也陳寶玉設車輅統是此意

越及也玉五重陳寶是冑赤刀二段其實也寶不
獨赤刀而大訓河圖列焉是為至寶

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
衣以下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

兵衛之陳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次東西
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

所陳座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
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新王在東
翼室故也

自狄設黼屨至此幄座靚深寶玉燁華車輅時列
兵衛森嚴雖似壯國華備不虞然總是大陳設以
重顧命耳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
冑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

呂氏曰儀物旣備然後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

始稱王

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
齊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

入卽位君臣各就其位也君位是受顧命之位臣
位是各執事之位

陳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
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卽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
御言奉之以進

介圭同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
自阼階升太史執言將進之于王故與王接武同

升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
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
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成王顧命之訓已載冊書爲他日之大訓太史口
陳蓋彙括其大意而約言之耳

守得訓典乃可爲天下君故稱嗣訓臨君周邦云
云正嗣訓事也故總承說用答揚文武之光訓二
訓字相照

臨君周邦三句一氣下言今君臨萬方宜率循大

法以燮和天下乃稱大君之任承先王之訓耳重
在率循燮和上註三出大字平說何也敢問高明
自審于幾微自亂于威儀而盡所以柔能安勸之
道是爲率循大卞燮和天下

文王武王宣重光其所垂訓不過欲後人繼明以
照四方耳故其訓爲光訓祇承而不過佚是爲答
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自道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
無敢昏逾要見嗣訓全在敬天之威上故康王承
命答云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

威蓋謙退不能如其父之敬迓天威也而字卽如
字就成王說註似多一祖字敢問高明
亂四方是敬忌天威之實敬忌天威則嗣守大訓
之事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
祭濟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
俟

介圭天子之守太保承奉至此必置神廟中間以
示傳守此新王不必手受者同以主祭瑁以齊端

則手受之瑁未卽用應卽授之執事者同卽用之
以祭三宿從踐位處三進此同于神所如今大祭
行三獻禮者然也三祭則卽此所進之同三祭酒
於神前也三咤則奠此同於其神使歆饗之也此
祭是告神已受顧命故上宗曰饗傳神命以饗告
也

王祭畢則授此同于太保太保降將告已傳顧命
却不可卽用此同故盥手致潔更用他同秉璋以
酢酢畢將此同授宗人拜于神前報已傳顧命王
乃代神拜以答之蓋君于廟門內則全于子故也

太保既酢拜畢神必賜之福酒受同祭濟蓋受此
福酒之同祭地及濟也于時退居其所授宗人此
同拜謝神賜王亦答拜焉

陳新安曰王答拜答召公拜也君在廟門外則全
于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子况康王方在廟中極前
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群臣朝也冢宰以
元老大臣受托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
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柩前其答
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
王也答之拜敬大臣卽所以敬先王也

收不止祭器凡儀衛陳設皆收也出廟門俟者先
立門外俟君出以正始也

上受詞瑁同卽用之祭告矣諸侯俟者俟其出用
此瑁以輯瑞也故特下諸侯二字

先時太保命設故收書于太保降之下蓋總理大
權稟于太保也

康王之誥

此與顧命本一篇觀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
之內及後王釋冕反喪服自見得但以上則傳成
王之命以下則發康王之誥故篇分爲二耳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八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王自廟門出在應門之內南面二伯率諸侯入應
門左右序列奉圭兼幣致辭蓋諸侯以時來朝偶
值新君初立即以此贄見耳布乘是四馬黃朱即
玄黃之幣觀下兼幣自見得若謂黃馬而朱其鬣
不知出于何典嗣德即嗣位非德不足以居位也
義嗣德答拜吳氏註極明觀賓稱字面則知此賓
為諸侯矣蓋在廷群臣常見諸侯為創見故特先

也

奉圭以待珣

太保暨芮伯咸

皇天改大邦殷之

觀咸字皆字即

諸侯具從之矣

人釗報誥

相揖之揖如

敢敬告天子所

敬意皇天三句一直下

此周文王受命石上西

保暨以任伯冉稷

王答工庶邦侯甸男備

一

揖

有啟天子之口

周准字重看言皇天移

殷之大命不屬之伊尹周受之者以武靈承于旅克堪月心則能憂恤西土之衆也周家基業由西土發軔故托本言之宜深味克恤二字惟新陟王畢協訓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文武能受命以有人下耳定天下致太平以遺後人者成王也其所戡定無他惟畢協賞罰而已蓋命德討罪本于天者自有箇定則在成王一賞一罰盡功其心則而不爽則天下之民歸心矣所以戡定厥功者在是用敷遺後人休亦在是故太保

特舉以告新王且曰敬之哉以致其倣特進張皇六師一語使其自此振奮而無壞高祖之寡命也張皇卽賞罰之意蓋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固其賞罰之大者

不曰賞罰畢協曰畢協賞罰賞罰在天下不在我也成王特允協之耳

讀周官撫萬邦數語便見成王戡定厥功處戡定則可保萬年無事故承說用敷遺後人休烈在後人之善繼之耳故以張皇六師一語進與立政篇克詰戎兵之意同

文武功德齊高故稱高祖其受命世所寡有故稱寡命

張氏曰新王卽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區區以賞罰六師言何也周自祖宗以來仁澤深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陳新安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義其流弊易至於弛而弱弊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豫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寢弱矣者也康王之子昭王卽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召

公之言豈過也哉愚按此處宜兼二說之意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太保等所致之辭皆誥辭也答之曰報誥

人情莫不欲富分田授宅以厚其生輕徭薄賦以寬其力盡天下而均平之使皆富厚是爲丕平富不務咎者務在平富其民而不務求民之過也此二句一氣下底至齊信二句形容無所不盡力無

所不盡誠用是昭顯明著於天下無不被及而無不感仰耳

昔君文武若是其致治似可無藉於輔佐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室川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若是乎輔佐之不可以已也而况渺渺予末小子乎此康王求助羣臣請侯之意重看則亦有三字

熊羆分明是將不二心分明是相但此二項人則一項人品耳謂為一人焉非也

易曰君子以正位凝命是為端命於上帝註用受

二字欠體認

天有顯道昭昭其示人也而能承其訓者鮮矣惟文武能承其訓故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耳洪範曰于帝其訓正是此訓註訓用順文武之道似未當敢問高明

陳新安曰王資助于內外而首述文武得熊羆勇士不二心忠臣之助者蓋有感于張皇六師之言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

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厥子羞

付畀四方其地至遠其人至衆非一人所能獨理也乃命封建侯邦立爲藩屏其意在我後人欲其左右王室而已爾一二伯父之父祖嘗臣服我先王左右助勳載王府尚綏顧念綏執其所行効于今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我鞠子之羞可也

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親諸侯所以親萬民也卽建侯樹屏之意

執而不舍曰綏顧綏云者顧念而綏執之也

此厥若二字與立政篇克灼知厥若二字義同言心之所安也君心之所安惟承克恤西土之家法諸臣乃心在王室能恤君心之所恤是爲奉恤厥若註厥若爲順承似未妥敢問高明

群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聽命聽其所報誥也相揖而進相揖而出是朝儀王釋冕反喪服蓋正始之後卽循宅憂之禮也

朱子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禮猶以爲已私服也說得是陳傳良亦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惜其未加

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禮
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公之親擁輔天子而流言
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
哉矣故于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
之于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
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所定而無疑
其意遠矣蓋自三代而下授受成于宮闈之曖昧
而擁立出于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小然後
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
未易以泥常論也亦說得極透

終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畢命

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
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寢
服周化故簡脩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
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營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
之害故令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
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
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當如

此

史氏漸曰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是之誠心小物克勤而嘉績益懋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詞吐氣而使下之羣心胥服保釐之任舍公其誰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按宅落與命周公留後咸周家創有之大事始則至豐並告文武終則因烝祭歲於文武之廟行册命焉重其事也命官與宅洛不同命君陳命畢

公又不過因仍周公之任視始命周公留後又有間矣故命君陳無至豐之文惟畢命有之者知其以四世元老特崇其禮康王示不敢專命若文王臨遣之云爾知止於文王之廟者告與命不同告則兼告文武命則止於文王之廟足矣保釐二字雖有分辨然意在訓別以安全之耳所謂欲並生哉者也觀通篇語意自見得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愍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

無虞予一人以寧

文武相繼敷大德乃受殷命其得之難也何如周公左右綏定毖殷遷洛至三紀而後稍寧其化之難也何如今日之事惟公是托則欽若先王成烈以休於前政固已具此數言之內矣

左右綏定且寬說獨重在毖殷一節遷洛密邇王室介比我周御事用以化誨之耳然歷三紀之久風始移易四方無虞若是乎化之之難所以今日全仗元老之成終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世道有升有降而爲政之人則世道之主蓋轉移風俗以升斯世於大猷非其人不能也臧厥臧俾民攸勸正今日由俗革之事

此承世變風移說世變風移正是世道之升降處而俗之更革全在於此所以爲政者必由之而不可失也今日由俗之政在臧厥臧以示其勸

初時商俗習於惡而不知周公特謹毖其臣再曰爾惟和哉克勤乃事穆穆在乃位克閱乃邑謀介臧慝已稍辨其白黑矣繼之君陳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臧慝又加辨焉歷

重訂書經問卷十二
茲三紀老者盡少者壯其民較知有臧慝之分然
於此不重加旌別則其民必曰臧何爲者不臧亦
何爲者莫知畏慕而競勸矣要革此俗允升於大
道之世全在上人之臧厥臧耳此是轉移世道人
心一大機括故特指言之

易革之上六革道之成也其辭曰君子豹變小人
革面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
君也小人革面而順以從君由君子之豹變始正
由俗革先之臧厥臧一語其然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

言嘉績多於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大凡盛德之人不謂已至而日加勉焉卽一動息
之微不敢懈惰故稱畢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
世則叙其立朝之久正色率下則舉其所立朝者
風采凝峻所以表儀朝著罔不祇奉其師言也嘉
美之績著於今日者多於先王之時予小子得垂
拱以仰其成通本懋德一氣說下見其鄭重於朝
廷足繼周公之留後故付之以保釐之寄也莫將
德業字面攬入分截

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

言書經卷之十二
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
自居則止矣於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惟
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
無間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言周公之事見此是國家之大事故敢勞周公於
曩時復勞公於今日也非周公所常爲則必不敢
以此勞公矣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承上臧厥臧說故下旌別淑慝一語表厥宅里三

句雖似旌善弗率訓典三句雖似別惡然大意只

旌別淑慝使知畏慕而已細味之自得

淑慝猶白黑於旌其淑別其慝無非勸不善者爲
善耳故彰善處加癉惡二字克畏下又着一慕字
惟風聲無所不達表厥宅里以彰善則作善之風
聲自遠矣下字取義特佳

殊厥井疆卽謂可謂移之郊移之遂移之遠也

身不齒也視表里宅里天壤哉此民生畏心

恭心而競勸以爲善也政由俗

如此

因區別非甲侯及郊圻封守

為鎬之陪輔其形勢重大而

密迩于畿股民素有不

音之蓋殷民靜則四海

正其制禦之要也觀下云邦

治云保文武受民亂為

想

辭尚聽不惟好異商

其念

曰世前

洛之

向海

中

則

則

則

則

則

寵寵其後滅義服美于驕淫

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

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余氏曰自此至不由古訓于何

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

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

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

戒詭異辭令務大體而尚簡要此段說得極有

是善讀書者

政貴有恒節

將由

訓又明化

問民不

化之以政令

政事貴平常

則

則

則

恒言便有平常義在政非平常不足以持久也體是大體要是要領明大體而先要領則辭舉是矣此亦有平常義在不惟好異句總承貴字尚字不惟字相呼應商俗靡靡則無恒利口惟賢則無體要此非化之以政教之持重辭令之簡靜有未易改革其餘風者故云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此念哉二字煞極丁寧蓋望公深致意于此一節也誥有誥體訓有訓體而其中又有要領處是爲體要何使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之爲人拒諫飾非惡問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上意者

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

我聞曰節

將舉商俗之病源故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祿之家不可謂槩不知禮然大抵不由禮者爲多何者逸樂豢養之所移不覺其入于放蕩也放蕩於禮法之外安知有德之當尊不但忽慢而且加之陵侮矣天道禍盈而福謙彼實悖之敝壞淳厚之風化而使人競以奢侈美麗相高尚此萬世同出一流鮮有能超出其外者也况商家又有大淫逸者倡率於其上乎

人心日檢束則視有德翼如也而日趨于儉約之
歸日放蕩則視有德蔑如也而日流于奢麗之域
儉約者未或不興奢麗者未或不亡此可爲萬世
之殷鑒蕩之一字最壞人心最壞風俗今人日飄
飄蕩蕩自以爲快心將由惡終聖言不欺我也

茲殷庶士節

此通照上說席寵惟舊所謂世祿之家也怙侈滅
義則不止以蕩陵德矣怙侈之事宮室服用不止
一端舉服美于人以見之爲驕爲淫爲矜爲侈
所不至實悖天道將由惡終固必然無疑者

若陳朝夕其訓雖已收其放心然所以防閑其邪
者猶爲甚難蓋其病根尚在將觸事而發實未易
以防制也

只一箇蕩字便到敝化奢麗處只一箇侈字便到
驕淫矜侈處將由惡終可畏哉然蕩與侈無他放
其心也緊緊收時時閑是爲善終之道

怙侈之人不顧禮法之當守是爲滅義

收從外面收入內來閑則加防範焉使外不入內
不出也易曰閑邪存其誠

資富能訓節

資富之家能胥訓誨可以永享其盛然訓豈出于
德義之外哉惟德惟義民之秉彛舉此秉彛之良
日加訓迪乃可收其放心而閑其未發是今日之
大訓耳然無徵不信但舉簡冊所陳一一開導之
彼自然知所法守不敢踰越矣故又曰不由古訓
于何其訓

資富照世祿席寵說能訓照禮義收閑說永年照
悖道惡終說

陳氏曰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
戚義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與其勸慕

之微權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端
其訓化之大本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
允脩

安危惟茲殷士甚言所係之重不可不旌別不訓
誨移其俗以貽四海之安也不偏于剛不偏于柔
以中道處之是乃實德之修可望殷士之率從耳
厥德句還主畢公說商民知嚮德焉足矣能必厥
德之允修哉王氏炎曰惟不偏于剛柔而處之以
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看得好

保釐原不是二事剛柔不應分貼保釐說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
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周公治初遷殷民曰爾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
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是克慎厥始事
君陳繼之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克和厥中事
惟畢公旌別以啟其慕訓誨以易其俗不剛不柔
以進其德克成厥終則殷民化而周家可永相安
于無事矣故說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云云以深期

之

三后之時雖有始中終之異三后之政雖有慎和
成之殊然其意則皆期化民而已故曰協心其道
則皆由俗革而已故曰同底于道道洽而無不周
浹政治而無不整頓則澤及生民四夷亦咸賴之
矣君以民安世治為福故曰予小子永膺多福此
上皆期之之辭

畢公實能做成終事故康王以克成期之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
其成式惟又

殷民居下都曰成周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
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基之所在卽聞
之所在卽訓之所在故曰亦有無窮之聞云云
今日克成厥終便是又殷民的成式可爲訓于後
世故曰訓其成式惟又訓字不應作順字解
公其惟時成周云云者量其必能而直期之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凡爲治者未有不盡其心慎其事者也况畢公乎
茲所云蓋就其所已能而益勉其必爲耳營洛誌

殷是先王之所欲成周公君陳所已行者曰欽若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蓋謂先王之烈至此其有
成二公之政至此其休美也里看一休字

總論

此篇大抵以人心風俗爲本故歷數商俗之不美
要畢公先旌別以啟其畏慕之心慎政令以易其
靡靡利口之習又要其胥教訓以返其蕩陵怙侈
之非以歸于厥德允修之域以建無窮之基蓋未
有人心不變風俗不美而可以基萬年之盛治者
自此殷民旣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

重言書經疑問卷十二
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尚猶有不
肯事秦者焉王化之入人深矣乃知文武成康所
以並稱于天下也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君牙祖父未必俱爲司徒但其忠貞世篤勞著于
王家績紀于太常在君牙當紹述之耳通篇重繼
世功守家法故首敘其先世之美如此
忠以立心貞以幹事通指其持已言勞則其所自

服者績則其所可紀者乃祖乃父皆有之故云世
篤

畫日月於旌旗曰太常紀績於斯謂其功與日月
爭光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
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嗣守文武成康之緒必得文武成康之臣左右以
亂四方不得其人恐其緒爲難守也故心懷憂危
若履虎尾涉春冰焉

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帝

位之履真若履虎尾一般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二喻煞極警切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翼卽虞書翼爲翼字作股肱心膂又申明予翼之意舊服卽忠貞服勞事績乃舊服無忝祖考是一篇緊要語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司徒職在教民故以敷典和則命併示其立教之本

虞書曰天敘有典周詩曰有物有則典以不易言則以一定言一定者不可易典與則一也弘敷五典正使順適於彝則中無所乖戾耳

詩曰順帝之則有物有則易曰乃見天則傳曰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記曰聖人作則此曰式和民則皆言天理自然流出有一定不易之成則在也聖賢傳心之學惟一則字中卽則之無偏頗耳正卽則之無反側耳

此身此心此中此正君與民一也所謂則也則之不立民烏乎則記曰故君者所則也非則人者也

重刊書經疑問卷十二
又曰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有弘敷式和之責者當知先立其則矣

身之正勉強修飭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者不能也故由正直說到中處易曰中以行正也居正必始於建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職掌雖在教民然土地人民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蓋教養兼舉未有無養而可教者故命君牙敷五典之教必先圖其所爲養焉

暑雨祁寒之怨咨民自惻傷其衣食耳然卽此怨咨之聲而艱難之情狀不可想見哉思而圖之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終歲足以自給怨咨可轉而爲歡呼矣重看思字圖字喫緊尤在一圖字

真氏曰是時井田之法未壞民之艱已若是而况今乎爲人上者宜何如其圖思而後民可以無艱也此語極爲懇惻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文之修和怙冒皆自謀慮中發越出來故稱丕顯之謨武之耆定永清功在天下一續先人之遺緒故稱丕承之烈謨烈之昭垂便是其所爲啟佑後人處咸以正罔缺言其所謀畫所經綸悉皆停當妥貼端端正正略無一毫破綻欠缺耳所謂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者也此句只宜一直說下不應作兩段解敢問高明

謨烈之啟佑總惟圖民之艱耳立民之則耳故教君牙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乃訓者何思艱圖易弘敷式時是也用奉若三句一氣下先王指成康說成康嘗對揚文武之光命而不遏佚于上下亦惟賴爾祖宗之輔今爾君牙敬明乃司徒之訓用奉若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則續舊服以無忝祖考者於是乎得之豈不追配于前人乎重看敬明二字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舊典卽五典先正之素所教人者也時式云者弘敷而先之中正爲今日斯民之法式耳此正應弘

敷五典一節說觀典字式字自見得率祖考攸行句在下註乃惟由先正句訓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太早

民之治亂在茲句極宜體味世道在人心人心在典則典則在上人之倡率茲之不慎而治道從此壞矣敷典和則是先正所已行今王所以又天下者故勅其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义

思難圖易敷典和則復見文武成康之盛治是爲有义

罔命

玉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惟德足以勝位弗克于德而嗣宅丕后能無怵惕於心乎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蓋甚言欲寡其過之意也通篇只重此一句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聰明齊聖二后之德至矣小大咸懷忠良二后之輔佐亦得其人矣然侍御僕從必擇正人焉旦夕

承弼厥辟蓋若斯之慎也何者惟此左右朝夕最
爲親密隨事隨時而規正不覺其言之入而德之
成也故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下民無不祇若而萬邦咸仰其休美也所得於近
習之輔導者豈其微哉重看侍御僕從旦夕承弼
句侍御僕從皆統于太僕之官穆王欲伯罔之慎
其職故先稱文武時得人如此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太命掌諸侯之復
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屬有小臣祭僕御
僕隸僕等故舉侍御僕從遂及出入起居發號施

令語

侍謂給侍左右者是一項人御謂御車之官是一
項人僕謂太僕群僕是一項人從字總承故給侍
謂之侍從御僕謂之僕從此數項人旦夕在王左
右從容燕閒無不由之所以有善卽承有過卽弼
不覺其言之易入也若下文所謂繩愆糾繆格其
非心是已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此通照上節說文武聰明齊聖尚藉左右承弼而

况一人之無良乎此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人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克紹先王之成烈也實賴二字直貫下與克紹二字相呼應匡其不及泛泛說愆愆尤也須繩之使直謬迷謬也須糾之使正非心其根原也須格之使不復萌此有明諍顯諫處有潛移默奪處各隨其時其事爲之耳此大概說已實賴近臣之輔如此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要侍御僕從之皆正全在大正之主持故曰命汝

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德交修正群僕侍御之職也

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昵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尊嚴未易犯其顏色習熟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爲功

懋德全在交修交修全在其人之皆正故必以大正爲綱領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僚卽其所屬者群僕侍御是也巧言令色便辟側

媚與吉士正相反四無以曰其惟是為慎簡
便辟便捷而邪僻側媚傾側而斌媚總是曲於投
人之好而巧於進身之狀也與巧言令色同

周官論綴衣虎賁歸到度常吉士卷阿論伴與優
游歸到藹藹吉人蓋未有不與吉人俱而可以自
懋其德者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

正即吉士諛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人也正諛稍
異而后之克正自聖由之薰陶漸染豈其微哉后

德惟臣不德惟臣信矣此論在僕臣而意在太正
之慎簡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耳濡目染最易如其所為與吉士居非先王之道

不陳而不覺其由于正與儉人居言則非先王之

道而不覺其入于邪耳目之官可無慎簡乎哉凡

簡之不慎者都從昵之一字失故重致其戒曰爾

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此

三句總是一句書須一氣直下看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察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

重訂書經句解卷十一
辟惟予汝辜

凡長官簡任僚屬何嘗不求吉士惟一徇貨利之私便不覺其顛倒耳昵之一字大抵皆從貨之一字來故又究極言之

群僕侍從以貨進身而瘵厥官皆由大正以貨取人而弗祗厥辟耳知利其身不敬其君罪孰有大於是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弗祗厥辟是謂弗欽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正教常以祗辟爲心必加慎簡弼成乃后同文武之彛

憲而後可也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作一句讀

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患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教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永弼而不及於承焉

立政舉綴衣虎賁與常伯常任準人等周公曰休茲知恤鮮哉蓋深嘆左右近臣之當慎也穆王命冏伯爲太僕其命詞略與君牙等尚亦知所重哉自後待詔金馬門皆以順旨巧逢者爲便意而三事大臣又不得時時進效於左右一暴十寒可爲長嘆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呂侯承穆王命以刑訓于四方故首提掇一語王
享國以下則申所以作刑之意
玩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語雖似皆貶辭然通一
篇細讀之哀矜惻怛之心溢於辭外孔子錄以垂
訓所謂取狂狷之意也

呂刑一書蔡氏謂舜典贖刑施於官府學校耳五
刑未嘗贖也穆王贖及大辟蓋巡遊無度財匱民
勞爲此一切歛財之計夫子錄之蓋以示戒愚謂

不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此舜好生之德稱於天
下萬世者穆王此書哀矜惻怛之意流溢於啟口
間而訖富訖威私家于獄之戒昭昭指示天鑒此
豈爲歛財設哉蓋上古之時民淳法簡五刑之制
偶或一麗焉卽刑一人以爲千萬人戒可耳至於
周五刑之屬三千矣一一按法而加刑舉足皆陷
穽也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然猶
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則其情可睹矣漢文除肉
刑至今猶爲美談况呂刑乎其巡遊無度蓋少壯
時事耳老於世故加惻于刑固其真心之發見也

可以少壯之失併其老年善政而併罪之耶衛武
 九十作抑以自儆或非穆王之所及也然不猶愈
 於漢武輪臺之詔哉尚論者當弗過苛可矣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虐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越茲麗
 刑并制罔差有辭

此原刑所由始若古有訓句直貫到舜之恤刑止
 蚩尤始作亂延及平民罔不效之為寇為賊為鳴
 義為姦為宄為奪為攘為矯為虐此刑之所以不

可已也但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不若苗民之虐耳
 况苗民且身肆其惡乎

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但舉其槩耳更有鳴張
 為義劫奪攘取矯制虐劉數項人總亦寇賊姦宄
 之徒也故併舉之

弗用靈靈字下得最好人心惟此靈耳無限好生
 之德總從此靈發出來弗用靈而專制以刑則肆
 為虐矣故緊接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此
 句總其槩而實主大辟說併下劓刵椽黥是為五
 虐此等刑皆縱肆為之而略無矜恤之意故特下

一淫字越茲以下株連無辜不分輕重正申其所
爲淫用者以見其虐之甚也

有罪者無辭以對無罪者各有分說於此略無差
別一槩加刑是謂罔差有辭

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
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上有定法則下有定趨苗惟虐刑是用所以民興
其間者相胥漸染泯泯其昏而莫知所適從焚焚
其亂而莫知所底止也

罔中于信二句串到虐威庶戮宜主在上者說當

泯泯焚焚之時全在上之人以誠信立其中使民
皆知誠信之可守狙詐之當去庶無干犯於刑戮
耳乃苗民罔中于信但日以詛誓相傾覆而日肆
其虐威庶戮焉所以方各告其無罪上聞于天天
惡其刑發之惟腥假手于舜以殄滅之也照下苗
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
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看此正其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處蓋通篇專在一箇中字
觀五刑之中以信示其民乃爲中于信不觀五刑
之中而惟以已意肆其淫虐是謂罔中于信也詛

卽詛楚文詛字在上者不實以誠信立其中但以
詛盟要約相傾覆民不日流於詛詐而陷於刑戮
乎此理之必然者愚通篇前後細玩罔中二句似
宜如此解不宜着在民上說未識是否敢正高明
惇庸命討皆天之實理大中而無偏者也允執厥
中執此中耳故此篇曰罔中于信曰制百姓于刑
之中曰明于刑之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罔非在
中曰咸庶中正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曰非天不
中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蓋五刑得其中
民可法守是所謂中于信也非深於中者誰能知

之

或曰當時三苗昏虐民無控訴相與聽於神民神
揉亂故此云以覆詛盟下云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子何見獨謂其不然也曰民當若是刑虐之時敢
爲呪詛盟誓以自取其罪乎且安敢祭非其鬼以
亂天地神人之典也祭非其鬼以亂天地神人之
典自是有苗在上者事說具後

德與刑相對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未嘗無
刑刑亦德也徒刑而無德則虐矣通篇重看一德
字德曰馨刑曰脛可鑒哉

下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

耳過絕二句正報虐以威事
皇帝哀矜不幸之心即天心也報虐以威即天討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
棗常鰥寡無蓋

當時有苗惟肆暴虐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必祭非
其鬼竇亂天地神人之典反致天心降格禍及其
民故命重黎嚴正祀典惟天子得祭天地諸侯但
祭山川毋得踰越其間是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耳國語稱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其後三苗復九黎
之德通指在上者言非謂民相詛誓竇亂天地神
人之典也即此證據上文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斷
當從苗民在上說無疑者敢問高明

載按虞書聲苗之罪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
敗德天降之咎則詛盟之覆地天之通正其昏迷
侮慢反道敗德致天之咎處故帝命重黎絕地天
通命群后明明棗常以正其治耳凡國語云云又
不若虞書之為真也當以虞書為據
乃命二句雖專重黎實貫至群后群后主伯長言

逮在下言群后所及於下民者明明棐常正其逮
在下之實事也註群后及在下之群臣則本文一
之字無着落矣敢問高明

當時之民泯泯焚焚莫知常道群后承帝舜之命
精白一心輔助常教以開啟其民則民皆惟常道
之是守自不陷於刑戮而世無冤民矣故曰鰥寡
無蓋今人稱冤曰覆盆無蓋者無覆盆之謂也
不槩舉平民獨稱鰥寡者照下文惟時庶威奪貨
則惟鰥寡無可控訴耳

下文三后恤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通是明明棐

常事此處但泛言若提綱後始申明之耳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明惟明
皇帝雖命重黎絕地天通免降格之禍俾群后明
明棐常以逮在下鰥寡無蓋然恐猶有不便於民
者欲亟反之故特加清問惟時民所最病者莫如
其虐莫如其察故鰥寡有辭于苗但指是二者帝
反其道而一以德化焉德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
畏德不假察而明故民無不明畏者儆懼之意明
則開悟而自新也

皇帝清問之心不專在虐刑一節乃民于虐刑之

外無他辭焉可想苗民之恣惡莫甚於五刑之虐矣

德威德明非以德爲威以德爲明也帝知尚吾德耳而威與明自著民自畏且明焉是爲尚德之化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上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致力于民曰功恤有憂勞意天敘有典伯夷舉以教民若自上而降于下者內則曰降德于衆兆民是也失禮則入刑故云折民惟刑耳此是正民之心事禹平水土九州攸同卽表識名山大川使有

土之君主之定其秩祀若先王以爲東蒙主是也此是定民之居事稷舉可播之種降于下民使三農殖茲嘉穀所謂立我蒸民者是也此是厚民之生事卽此看來三后之所用力於民者憂且勞矣統是恤民之隱而欲致之康阜富庶之地耳故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種若所急而降典可緩不知人心不正胥爲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此伯夷降典先其本也

折民惟刑未使用刑典與刑相出入伯夷但先禮

教而折之以刑曰苟違此典則刑不可逭耳下文
制百姓于刑之中此方實是以刑弼也
七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伯夷降典教之而倫理明禹稷平治耕稼導之而
生養遂然民殷俗厚不無爭奪之事興焉故命臯
陶爲七制百姓于刑之中使皆畏懼刑法率由於
禮法之內蓋教以祇敬厥德耳德是民心所同具
聖人治天下無非欲黎民敏德刑措而不用也
天討有罪輕重上下有一定不易之中在以此立
制民雖欲踰越不可得矣無制而踰越所以德曰

偷有制而防閑德不期修而自修矣故曰以教祇
德聖人立法只是此意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彛

此承上數節統論之明聖人所重在德不得已而
用刑也穆穆照德威德明者是恭己之意明明照
恤功成功看是宣力之意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
勤總承上二句看言君與臣所昭灼以示人者惟
務以德化民若是其憂勤而不倦也總是勤民之
意然恐民猶未率不得已而以刑教焉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又于民棊彞此正照士制一節看蓋率
又而輔其常性正所謂以教祗德也然則聖人用
刑豈得已哉總欲民之歸於其德耳
灼于四方二句傳謂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
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是固然矣愚竊疑焉
下文不曰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乎
此三勤字無異也君臣惟德之勤是謂日勤可以
教民祗德可以自慰其心不日勤則日怠民將無
所觀法矣雖以刑加之何益哉惟罔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使必盡敏于德耳此罔不故乃

四字語句正相呼應可細讀而自見者若謂民已
罔不勤于德何消用刑以率又此亦一攬而自得
者敢正高明

前云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棊常是泛泛語此云率
又棊彞是着實語彞卽常也彞與常卽典也典卽
民德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
懿德

聖人之所以教民敏德者教養之具無所不至不
得已以用刑亦無非教也

前云罔有馨香德故承說德威德明又承說以教

祇德此云惟德之勤下云惟克天德以成三德有德惟刑非德于刑之中無非以德爲本也前云罔中于信故承說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此云故乃明于刑之中下云觀于五刑之中罔非在中咸庶中正中聽獄之兩辭非天不中非德于民之中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爲用也刑必合于中而刑卽所以爲德此呂刑一篇之大意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則爲利誘耳二者

皆無入于心但念死不復生斷不復續敬而且忌無一不可對人言則此心卽天心此德卽天德元元之命自我作之而配享在下矣惟克天德克字卽立政克厥宅心克字自作元命卽君相造命之說配享承作命來命自我作則天以至公生殺位乎上我以至公生殺位乎下克配永享而無愧也典獄者至於此所謂制刑以教祇德率又以棗民彘一天而已矣通節重看敬忌二字

典獄不畏強禦者有矣鮮有不見可欲者不畏強禦而又不見可欲斯爲盡法之至也故下一非字

一惟字

敬忌到罔有擇言在身無一不可對人言則無一不可與天知矣故曰惟克天德自作句本作元命來配享在下者克配彼蒼永享其休福也正與無世

在下相反照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

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曰天牧非克天德可乎故示其所當監所當懲者期其必承天以牧民也

伯夷降典若專主於教然告勅以開導其民曰如此則合禮而免於刑如彼則失禮而入於刑使民曉然知所蹈履則禮教之迪也其播刑之迪乎播刑之迪後乃明刑以弼教故舍臯陶稱伯夷耳其實禮刑非二事伯夷臯陶同一人也

典獄者在察其情欲察其情必慎擇吉人意論其淺深慎測其輕重求協五刑之中而不為權威貨

重刊書經疑問卷十一
利所誘奪乃爲善牧民者耳苗民匪察于民之麗
又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用共作威虐奪取
貨賂的人斷制五刑亂罰無罪上帝不蠲其所爲
降咎而絕厥世非後世所當深懲者乎

鰥寡有辭于苗苗民無辭于罰然則其所以禍人
者乃其所以自禍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
聽朕言庶有格命令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
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威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王者稱同姓曰伯父叔父此及伯兄仲叔季弟幼
子童孫者穆王享國日久尊長者少而卑幼者多
也

據愚見此節誤解爲多一日格命天命不宜作兩
樣看一曰日勤不勤不應與上惟德之勤異一曰
俾我一日不應解作爲我一日之用一曰勿畏勿
休不應作勿辟勿宥看敢一一縷解以質高明
典獄者民之司命與天命相感格聽朕言以法戒
則可以格天之命故下云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一人命字如何分兩樣者

上之人惟德之勤斯可迪民之德慰已之願然非日乾夕惕不可也不日勤以迪其德至于刑加于民此心可自慰乎雖戒亦無及矣故曰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如何可與惟德之勤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正照由慰日勤者何者天齊下民惟此秩敘之典禮耳不得已乃以刑弼之此其俾我朝乾夕惕終日無少怠焉者一日不可不勤一日復一日皆不可不勤庶其可自慰耳如何解刑非所恃以為治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者

上文一則曰非訖于威惟訖于富一則曰庶威奪貨典獄者惟見威之可畏富之可休此用刑不得其公耳雖畏勿以為畏雖休勿以為休五刑之用有不允協剛柔正直之德乎此所謂敬五刑以成三德逆天命以奉一人者辟宥二字如何貼得畏休上

穆王發嘆以詔同姓意若曰獄者民命所係天命所關我一人所深注意焉者爾尚深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則自作元命庶有感格之命今爾所由自慰者罔不在日勤其

德一或不勤而殘民以刑雖戒亦無益矣而可乎哉蓋天之齊此民也將在德不在刑也不敏德則入刑此其俾我司牧何如者一日此德之勤一日又一日皆勤此德于刑之中而後可蓋犯有非終者矣有惟終者矣此皆在人不在我天之監視昭昭者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此雖以威爲畏勿畏可焉雖以富爲休勿休可焉惟敬五刑之中以成三德之用剛克柔克不縱不阿而一歸於正直是我一人之慶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安寧之福不將永久而無替哉所謂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配享在下者蓋如此重看二敬字敬逆天命全在敬五刑上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刑以祥名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刑一人當其罪而千萬人懼生人莫大焉慎所擇所敬所及是也三言何設爲問辭以致其疑三言非設爲答辭以致其決

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以來謂之逮擇其人則得吉人觀五刑之中有敬忌而無威奪

敬其刑則能制百姓于刑之中而不爲五虐之法
度其及則有開釋而無并制是謂祥刑而有邦有
土所宜知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爭有證有辭兩爭者皆至曰兩造證佐通在曰具
備師聽者與衆共聽之也刑有五等故聽其入于
五刑之辭五辭簡孚言其招伏情詞簡切而孚誠
無他蔓引虛誕也斯可正于五刑五刑不簡言其
情辭蔓引不切實則情與法有不相應者故正于

五罰五罰而心猶不服則其情可原宥法不得加
矣故正于五過重看三正字正者正當而不易也
凡所犯情真罪當直頭承認其詞簡切不浮是爲
簡孚若中有他故其辭支蔓曰不簡不簡則不孚
可知故但言不簡耳若中間原是誤犯惟肯非終
加之罰心不誠服則直宜貫之故正于五過易曰
君子以赦過宥罪蓋赦其過而宥之也
五辭簡孚而下只遍遍相推說下欲原情定罪求
其當而已矣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

克之

曰五刑曰五罰曰五過蓋必求其當耳乃典獄者因此五過一節或開出入之門則其暴有不可勝言者故指其疵病大約有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種情節故或當以爲過也却不以爲過而故入其罪或不當以爲過也却以爲過而故出其罪則宜卽以犯者之罪罪之如故入卽坐以今入之罪如故出必坐以原應之罪其間宜細加審察而克斷之母謂此論在五過者不加審卽審之而弗克斷也其罪惟均是罪鞠獄之人其審克之正審

克此鞠獄之人也重看審克二字

加詳察而能斷決曰審克如審其有罪克入之審其無罪克宥之是也審而不克猶弗審也自此以下其審克之凡四見是喫緊語須細玩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前從五刑說到五罰五過此從五過說回五罰五刑故舉五過之疵曰其審克之舉五刑五罰之疑有赦亦曰其審克之簡孚而下則再申其所爲聽者必在于簡孚而又必稽其貌其無簡者置不聽

真若上帝臨女而不敢毫髮之或欺也所謂審克者蓋如此

二赦字不同一赦而從罰一直赦之不聽也

夏氏曰簡孚有衆卽前師聽五辭五辭簡孚之意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蓋辭或可畏而貌不容僞也

此節通重在謹疑獄上曰簡孚有衆惟貌有稽恐猶有可疑者而至於誤入也曰無簡不聽恐過於推求而不得赦也具嚴天威總承說天威赫赫臨之在上敢不詳審而克斷乎此句宜重看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此下言贖法卽首節荒度作刑以誥四方者也是

穆王之本意

載于法謂之刑加于人謂之辟

古來刑罰二字通用故曰將天明威致之罰曰明

重刊書經疑問卷十二
德慎罰曰大罰殛之不可盡舉惟穆王新立贖法
始分刑爲刑威罰爲罰贖矣

此承上疑字來五刑之可疑者皆赦而從罰然罰
有不等要在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
也每條必言閱實其罪者恐聽者或不詳其意止
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費辭也

馬端臨解閱實其罪句謂罪無疑則刑可疑則贖
皆當閱其實也大有理

三千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
書所載有限以有限待無窮全在上下比擬以成

獄若記所謂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然當上下
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爲奸故以無僭亂辭勿用不
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爲戒

據愚見無僭二字宜聯上下比罪爲句言所比情
罪毫髮不可僭差也亂辭勿用不行言淆亂之辭
儘有可比于此刑者又可比于彼刑者須就中參
酌必用其所可行而置其所不行若易所謂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可也如是似較妥貼若謂戒之
無差誤于僭亂之辭則閱實其罪前已各致其囑
矣安用再致丁寧若謂勿用今所不行之法則五

刑之屬三千已明有律條安復有舊法在此皆不通之論敢問高明

惟察二句訓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愚亦以爲未然詳明則已審矣又云其審克之不亦復乎愚謂上下比罪無僭戒其比擬之不可僭差亂辭勿用不行戒其用法必所通行此惟可以察奸此惟可以正法其必細加研審而克斷之耳敢問高明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承上下比罪而言人所犯儘有罪重情輕者有

罪輕情重者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正謂是耳然豈惟刑哉刑疑從罰輕重諸罰有權以度之則無不中此刑罰輕重以情者又有輕重以世者道有升降俗有汙隆此世變之不同也惟變所適而權焉斯得之矣故以權論雖若不齊而無常不知是乃致齊而有常蓋君子所權於人情世變者一理而已矣理之所在雖不爲一法以齊之而要爲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其不齊乃所以爲齊也惟齊之以非齊則中乎先後輕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歸於至當豈不有要茲權乃所以爲經

也此用法不可以無權也此節重看一權字
有倫有要承惟齊非齊說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

罰懲非死二句恐有司以論罰爲輕而不加審故
重以爲戒也然罰尚如此而况于刑乎故緊接非
佞折獄惟良折獄直說到其刑其罰處

折獄將以致刑所係于民命不小佞專口才屈人

以言不能求情如何可令折獄惟溫良長者其心
惻怛慈愛爲能聽不偏斷合理罔非在中可令折
獄耳察辭而下則惟良折獄事也

凡初聽獄聽其辭也其辭實不實有差非從其辯
惟從其理則其情見矣然必加哀敬以折之已得
其情不敢卽斷以已意也明啟刑書胥視必其情
與法麗咸庶中正然後可論刑罰耳此其宜慎何
如者故曰其審克之若是則獄成矣其成也而必
見孚于下乃爲當焉其輸也而必見孚于上乃爲
當焉且所當刑者必上備其情節有併當刑者必

兩列于科條是則哀矜之意常存於明察之中而擬斷之詳不失乎忠厚之意此惟良者能之而非佞者所可與也故穆王深致其丁寧云
察辭于差卽罔差有辭差字辭以情而有差則聽獄者正宜察此辭而分別之也時解似誤敢問高明
非從惟從何以作不然而然解
前後俱着敬字此更着一哀字於敬字之上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而罰極至於病誠可哀也惟良折獄惟有此哀敬而已

中卽刑之中中字正卽正于五刑正于五罰正于五過正字惟中自正惟正克中並舉言之而又冠咸庶二字蓋必求其罔不當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要必其孚始得耳非言其卽孚也察辭是問理時問鞠以察爲主恐任察而失哀矜之心故勉以哀敬折獄啟刑書是擬罪時擬議以明爲主恐恃明而忘中正之則故勉以咸庶中正獄成上輸是歸結時歸結以孚爲主求其孚而辭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道故以備辭終焉總之則一良字耳

兩刑蔡傳謂一人而犯二罪金氏謂兩造之人皆有罪金說爲長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初命司政典獄次命同姓次命有邦有土茲總呼而申命之要在敬之一字耳
朕言多懼况于刑乎朕敬于刑不敢忽易必擇有

德者使之司刑蓋今天相民作配在下非人之有德者不可任也明清中聽正有德惟刑之事

作配在下照配享在下說

單辭無證之辭也獄無證對人所難決惟在秉自已清明之心乃可照察之耳兩辭兩造之辭也兩造曲直具在惟心無偏私者能聽之若視爲囊橐而出沒變化於其間何所不至哉不知此所鬻貨非寶也惟聚已之罪狀耳報以百殃天罰赫赫永久其可畏者此非天道之不中也以獄乃人命生死之所在也彼殘人命天降之殃亦理之自然耳

使天罰不極則獄吏無所忌畏亂虐庶民罔有令
政在于天下矣此與前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語相
反照重看有德惟刑句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
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
師監于茲祥刑

前言今爾何監以詔當時此言今往何監以詔來
世德卽有德惟刑之德中卽所謂刑之中也哀敬
于獄而皆得其中是爲德此句口氣若曰今往所
當監者非以此德意制百姓于刑之中乎卽康誥

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意蓋深望其刑爲德刑耳
恐非用刑成德之說敢問高明

哲人泛說爲妙哲人無願爲刑其刑也亦無望其
爲譽乃惟刑有無疆之辭何也由其五刑五用皆
屬意而不敢忽畧此刑皆得中而自享其慶耳刑
是極不好事故變用極字屬者屬意於斯若上文
所謂哀敬是也

洪範以六極對五福言先之以凶短折五刑之用
其凶短折何如故此云五極上云天罰不極通是
此个極字

玩前以教祇德句可見民莫不有此德也是爲良
民善衆是爲嘉師

用祥刑安百姓旣深望于諸侯監祥刑治嘉師又
豫告于來世穆王惓惓於刑獄真無所不用其情
矣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
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稱伯父叔父此直稱父字而不名尊之至也

不顯卽明明之謂克慎明德是文武之心法昭升
敷聞乃所謂不顯也天眷有德帝命集焉獨稱文
王者謂其命維新耳亦惟以下指成康之世言先
正指唐叔惟唐叔左右昭事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此成康所以得安然在位也平王意只在安此位
故其辭云云重看亦惟二字

明德人所同具文敬止武敬勝其克勝也何如此
明德克全而昭升敷聞稱不顯于天下萬世也
左右昭事泛泛說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正昭事之
實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
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嘆自痛傷言我小子嗣位之始遭天大譴父死國
敗資澤竭于下民邦本先撥戎狄乘之兵侵我國
家甚大就我御事中無或老成賢俊在厥服予又
無克亂之才惟曰諸侯之在祖父列者其伊恤朕
躬耳故又嘆言有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在位矣
此節通是自悼其不幸無可仗賴意得義和之我
恤也緊照上一節說緊起下一節意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大
君始生之澤萬民之所資也故稱資澤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
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前文人通指唐叔惟唐叔左右厥辟嗣後者
後祖父皆罔能之汝肇刑文武不忍此道之廢墜
用會合諸侯立我紹嗣先統則能追孝于前文人
矣且多脩完扞衛我于艱難中所謂恤朕躬有績
予一人者故曰惟汝予嘉

王方麓云平王失愛于父流離顛沛依托母家父

死于寇國命中絕文侯起定其難而離者合絕者
繼曰會紹乃辟亦看得好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
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此遣歸之辭爾師晉師也爾邦晉邦也曰視曰寧
因其出勞在外之久命歸安輯之耳賚秬鬯使歸
告始祖以榮錫命賚弓矢乘馬則命得專征以匡
王國也柔遠能邇以下正命其專征事專征所用
之衆則取之晉都故曰簡恤爾都簡卽簡閱戎兵

之簡恤卽優恤軍屬之恤用成爾顯德正照克昭
乃顯祖說

總論

按平王志復位耳故一則曰先祖懷在位一則曰
永綏在位得復位心願足矣安知父讐哉拳拳于
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于不問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夫子錄其書蔡氏所謂以其
猶能言文武之舊抑亦以示戒于天下後世得之
矣

費誓

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呂氏曰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于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于江漢徐方驛騷載于常武自成王至宣王屢有事焉非小寇也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征伐之伯禽爲方伯監諸侯故得帥之以征下文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于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

魯公誓師勅無喧嘩靜以聽命明正淮徐之罪然後令治戎備除道路嚴部伍立期會先後有序纖悉不遺卽老于行陳者亦不過是此以知周公之家學魯公之善承也

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凡除戎器先自衛而後攻人故先甲冑與干始及弓矢戈矛鋒刃敕敵備鍛礪五字不可移易前後二善字正相照

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獲斂乃弇無敢傷牝牝之傷

汝則有常刑

牛駕以載糧儲馬服乘以供武用皆軍中所急者軍所在之處必出之牢閑牧于草澤故云淫舍牝獲設機檻穿作坑坎皆居民平日所以居禽獸者茲令杜之斂之恐傷牛馬之放牧者因上文牝牛馬故承說二牝字總指牛馬也常刑是殘人畜之刑

易童牛之牝本義訓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似矣然馬則無角也當是施牝于其足以防走失耳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

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凡軍中當各守部署止則壘壁行則隊伍皆不可毫髮離越者故戒馬牛有風逸臣妾有逋逃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者皆敬還之于本主我商度多寡以賞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敬還本主者汝則有常刑一是刑其失伍一是刑其攘盜又戒軍人無暴劫所過居民及攘取其物越人垣牆爲姦若盜竊人馬牛誘人臣妾汝則有常刑蓋

加以犯軍令之刑

呂氏曰師旅所經必申之以寇攘竊誘之法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呂氏曰戎備旣治道路旣除部伍旣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于此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

也徐戎淮夷竝興今所征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軍事以期會爲本芻糧爲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兩寇竝興其勢甚重故悉起鄉遂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芻茭馬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版築所須視二者猶稍緩故也魯有四郊東郊切近徐戎專意留守故云三郊三

遂耳

三曰常刑是律載犯者應得之刑兩曰大刑是之
軍興不可赦之刑一曰無餘刑是臨時以情輕重
不至于殺之刑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
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艱哉

言之第一緊要處是羣言之首卽古人之言是也
古人之言教人受責如流而以多盤爲戒改過遷

善皆在于斯原是人生第一義

多盤二字不能進善之病根也民訖自若是者鮮
不爲此二字所累也蓋人情多自是故難于知過
多自遂故難于改過皆多盤之病責人無難受責
如流水順而且速是惟難哉穆公以已前不受人
言致喪師辱國故有味乎此言深用以自悔耳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此憂字承上文來憂其如凡民之徇已不能受責
如流恐歲月之逝而不及改也

讀日月逾邁二語日斯邁月斯征常恐其弗逮矣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穆公追悔前非深自咎而圖自改處大凡老成人諳練世故每事堅執不肯遷就人意新進未更事者但惟順從苟合而已故一則予忌一則姑將以爲親人情乎雖則云然然凡國家大政事尚須猷詢茲黃髮其思慮必深長其議論必確當則罔有所愆耳

謀人謂人之有謀者

雖則云然猶俗語雖則如是口氣

語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諤者難諾諾者易親聽謀者將姑以爲親乎抑予忌者乎可自審矣

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伉伉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老而賢者旅力雖愆謀猷則壯我尚有賴焉伉伉勇夫射御不違喜事而實僨事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以強辭奪正理使君子不得伸其辭說有其一足以覆國我皇多有之蓋畏之甚也良士雖指蹇叔勇夫雖指孟明西乞白乙善論言雖指杞

子然只泛言爲妙

旅力旣愆之愆卽歸妹愆期之愆言其時已過也
截截者其辭斬釘截鐵若不可改易者

君子未嘗易辭善論言以強辭勝君子不能易之
若反易君子之辭耳重看一俾字

番番良士雖似與截截善論言對回照古今謀人
然少年不諳練者妄論國家之事機徃徃又有少
年喜事之徒爲之羽翼一以爲事機不可失斷然
該做一以爲此事誠宜做我力能做得來人主姑
將以爲親卽喜而任之而終以取敗則此仡仡勇

夫與截截善論言固皆所謂少不更事者也番番
三段照本文一直看下爲是

嘗惟蔡傳凡遇一尚字卽作庶幾解不知此尚字
是箇活字除崇尚好尚之尚外有宜作尚猶解者
如今爾向宅爾宅之類是也有宜作尚實解者如
惟文王向克脩和有夏之類是也有宜作尚賴解
者如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之類是也有宜作尚可
解者如矧曰其尚顯于天之類是也有宜作尚當
解者如爾尚一乃心力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尚
監茲哉向皆隱哉爾尚克蓋前人之愆之類是也

其辭不一而足卽此而推又有宜作尚且解者有
宜作尚然解者有宜作尚須解者亦不一而足蔡
傳但槩作庶幾解吾不知其何謂也敢問高明
此尚猷詢茲黃髮尚字宜作尚須解我尚有之尚
字宜作尚賴解我尚不欲尚字宜作尚可解下文
亦尚一人之慶尚字宜作尚賴解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

昧昧我思之卽沉思默想之謂如有者設爲有人
如此也穆公蓋思欲得此人耳一介有莫與爲儔
意他技如射御善論言凡一材藝皆是休休有容
本斷斷無他技來蓋誠信爲實其本體而寬弘廓
大其雅量也有技若已有彥聖好以心此正其休
休有容處上曰共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無
非形容其好賢之心爲特全耳
其如有不可測識之意

世有一等長厚者但能不如忌耳要視才能賢聖
若已有心乎愛而不盡以言非實有休休雅量者

不能曰是能容之是真能有容者矣上下二容字相照

凡詩書論子孫必及黎民蓋未有不保黎民而能保其子孫者職有利職字作本等解本等其專職也

人之有技冒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凡人有材無量者但以材自結于君惟恐一勝已者進此冒疾之所以生也此違之必不使通也冒疾却是何等妬忌違之俾不通却是何等擠排回

照上文一介臣天壤矣一曰利一曰殆是實實必然事

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隍榮懷照前利字殆字看杌隍由此一人榮懷尚此一人之慶可謂慎擇乎可多盤而不從之如流乎此國家遇六政事必宜尚猷詢茲黃髮不可惟佗佗截截者之是狗也

總論

五霸聖門所不道况秦穆又其下者乎然而悔過一念則可嘉矣且形容容賢疾能一節曲盡君子

言目終身卷
五十四
小人之情狀可爲萬世君人之法戒故孔子刪書
獨錄此篇以爲萬世訓

丙申仲冬曾孫男淳起校補

小人之情狀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小人之心術
小人之法

